

SHIJIE WENXUE

MINGZHU

世界趣书文库

匹克威克外传
(上)

SHI JIE WEN XUE

MING ZHU

世界趣书文库

匹克威克外传
(中)

SHI JIE WEN XUE

MING ZHU

世界趣书文库



匹克威克外传(下)
呼啸山庄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趣书文库

匹克威克外传

[英] 科南道尔 著

殷丽英 耿志慧 译



作者序

一个作者，他有满肚子话要在序文里说，并且希望他所说的话人家肯听，这好比是一个人一把拉住一位要跨进戏院的朋友，要他且慢去看戏，先去找个地方聊聊天。

可是，序文虽然难得有人去读，作者却始终在写，这无疑是为了平白承受丰厚遗产的后代着想（说起后代这位人物，他可真要承受一笔巨大的遗产啊！）。因此，我也就在总的纪念品之外，再加上我这笔遗产吧。《匹克威克外传》以单行本问世以来，到今天已有十年了；自其以月刊形式问世，则已将近十二年。

在初版本的序里我就说过，《匹克威克外传》是企图介绍一些趣人趣事的，并不打算有什么精巧的结构，甚至作者当时并没有认为有这样做的可能，因为这部小说本来就是以散漫的形式发表的；而“匹克威克社”这一机构，由于在小说的进程中发现难于处理，所以也就逐渐放弃了。虽然就某一点而言，经验和钻研后来对我有所教益，也许眼前我可以指望，这些篇章已经有一根总的线索贯穿起来了，然后目前的篇章依旧保持着当年的意图。

十余年来，我看到过各色各样的文章的谈论《匹克威克外传》的来历，那些文章对于我总是具有一种十足新奇的魅力。既是探讨本书缘起的这些文章不断出现，我推断读者们一定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那么我就来谈一谈。

我那时还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曾在《记事晨报》上发表过一些特写文章（最近已收集成一个集子，分两卷出版，有我的可敬的朋友乔友·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作插图，其中有几篇引起了现在这位出版家的注意，就约我写点什么，出个“先令月刊”——提到这种刊物，当时无论对我来说，或是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是模模糊糊地想起二十五年前、由小贩带到乡村各处去兜卖的那种长篇小说的分



期连载的小册子；我还记得，在我开始当人生的学徒以前，会为其中的某几本洒过不少眼泪呢。

我打开我在浮尔尼瓦尔旅馆的房子的门，接待了那位代表出版公司的经理。我看出他不是别人，两三年前我正是从他手里买到了那赫然刊载着我第一篇瞎扯淡的文章的杂志；在那次以前和以后，我都没有见过他。文章是我在一天黄昏怀着恐惧的心情，战战兢兢地偷偷塞进弗利特街一条漆黑弄堂里一家漆黑邮局的漆黑的信箱里去的。不妨顺便说一说，那一次——我记得多么清楚啊！——我一直朝着韦斯明斯特会堂走去，钻进去耽了半个钟头之久，因为我实在快活和骄傲得泪眼模糊了，看不清大街的东西，而且那副样子也不便在大街上让人家看见。我把这次的巧合告诉了我的客人，双方都欣然认为这是个吉兆，接着就言归正题。

他提供给我的主张是这样：这个月刊要便于西摩先生制插图；他另外还提出一个主意（我已记不清这究竟是那位可敬的幽默艺术家出的主意，还是我的客人自己的主意）：通过一个“猎迷俱乐部”的活动来写这些文章：描写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如何四出渔猎，而由于缺乏熟练的技巧，以致惹起多少麻烦。我提出了异议，因为考虑到：虽然我出生于乡村，并且在乡村受了部分的教养，但除了各种运动都懂得一些以外，却算不上什么游猎家，何况这种题材并不新鲜，已经运用得很滥了；倒不如做得自己些，根据作品去制图，那倒要好得多；我宁可让我自己任意去写，在更广泛的范围里去描绘英国的风光和人物；而且，不管我在开头的时候给我自己规定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恐怕最后还是要照着自己的心意去做。我的意见被采纳了，于是我想起了匹克威克先生，写了第一期的文章，西摩先生根据校样画了一幅“匹克威克社”，还画了该社创办人的快活的肖象，从此人们一看见那画象就知道是他，可以说是画象使他变成了一个现实的人。我按照出版社本来的建议，让匹克威克先生跟一个社团联系起来，又特地加入了文克尔这个人物，以备西摩先生之用。我们开始的第一期不是三十二页，而是二十四页；用了四张插图，而不是两张。第二期尚未出版，西摩先生不幸突然逝世，于是原先议而未决的一个问题，随即作



出了决定：每期改为三十二页，插图两幅，就这样出到底。朋友们跟我说，这是一种低贱的出版方式，会毁了我的前程；现在每个人都知
知道这些朋友们说得多么正确啊。

这本月刊的封面上署着我在《记事晨报》上用的“鲍斯”这一笔名，并且以后还沿用了好久。这本是我喜爱的一个小弟弟的绰号——为了纪念《威克斐尔牧师传》，我本来把这位小弟弟叫做摩西斯，用鼻音滑稽地一读，读成了“鲍西斯”，再缩短一下，就成了“鲍斯”。远在我成为一个作家之前，“鲍斯”就成了我极其熟悉的常用语，我便采用了它作为笔名。

有人说，匹克威克先生这个人物的性格随着小说的进展而有了改变，他变得更善良，更懂事了。我认为这种变化对于读者们并不是勉强的，不合情理的，只要他们能这样想一想就行了：在现实活里，凡是具有几分幻想气质的人，开头引人注目的总是他那些荒乎其唐的怪癖，除非我们进一步跟他搞熟了，我们才能透过这些表象去了解他的主要的一面。

我唯恐好心的人们不能辨别（正如《清教徒》最近的新版，人们就不能辨别）宗教和宗教口头禅的截然不同，虔诚和伪装虔诚的截然不同，不能辨别虚心崇敬《圣经》中的种种伟大真理截然不同于抹煞其精义、而只是把它的字句大胆胡乱运用于最无谓的纷争和最卑微的生活琐事上，致使愚昧无知者为之大惑不解——为了这种种，我要人们了解，这本作品中所讽刺的永远是后者，而非前者。进一层说，讽刺后者，则是讽刺它与前者的不相协调，讽刺它与前者的不能合为一体，讽刺它构成了当年社会中最邪恶、最有害的虚伪事物之一——不管它的大本营设立在厄克塞脱大会堂也好，或是设在爱本纳塞尔小礼拜堂也好，或是两处兼而有之也好。对于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似乎毋需赘述。但是，对于那种任意侮辱神圣事物、嘴上头头是道、心里不当它一回事的行为，对于那种把基督教和某种人混为一谈的做法，提出抗议，是并不过时的；其实这种人，用史威夫特的话来说，他们所理解的宗教恰恰足以使他们相恨，而不能使他们相爱。

我感到奇异而有趣的是：一面翻阅着这本重版的作品，一面看看



从它最初脱稿到现在，我们周围究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些多么重大的改革啊。辩护士的许可证问题，陪审官的微妙而尴尬的处境，都还有待于改善；而改善国会选举的方式（尤其是郡的选举），则尚在未定之天。但是法律上的改良斩断了道孙和福格先生之流的爪子；他们的办事员之中，为了达到这些良好目的，已经普遍增长起一种自尊、相互忍让、教育和合作的精神，莫大的隔阂消除了，使公众能享受到现有的便利和利益，而且将能及时废除那许许多多使公众独受其害的、无谓的妒嫉、盲目和偏见；有关债务监狱的法律已经改革；弗利特监狱已经拆除！

回溯了这短短一段时期里的情形，我怀着这样一个希望——希望我原先所披露的种种社会弊端，将来在这一版的每一卷里都能发现其中某条某项业已根绝。谁说得准呢，也许等整部书中的弊端统统根绝的时候，城乡的长官们也将学会每天跟“常识”和“正义”握手言欢；《贫民法》也会怜惜老弱和不幸者；学校，在基督教的广泛原则之下，将成为这个文明国度全境内的最美好的装饰；监狱之门非但在里边妥为紧锁，外面亦妥为紧锁；为维持象样的、适合健康的生活所必需的一般资源得以普遍分享，即使富人和国家能借以保障安全，而穷得无以复加的人亦能享受这项权利；若干渺不足道的慈善团体——它们实在比那在它们四周汹涌怒吼着的人海里的水滴还要渺小——再也不会任意放纵“热病”和“肺癆”来摧残上帝所创造的生灵，它们再也不会无休无止地拉起小提琴来为“死亡的舞蹈”伴奏！

这部廉价的作品并不是落在时代之后的，而是据有它自己的地位，努力完成它自己的天职，我相信，这部书本身自会显示其重大意义。

1874，9。伦敦。



第一章

匹克威克派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廓除疑云，化幽暗为耀眼的光明，使不朽的匹克威克的光荣事业的早期历史免于论没，这第一线光辉，是检阅匹克威克社文献中如下的记载得来的；编者把这个记录呈献于读者之前，感到最大的荣幸，因为这是一种证明——证明他钻研这些交过给他的浩瀚的文件的时候所具有的谨慎小心、孜孜不倦的勤勉和高超的洞察力。

“一八二七年五月十二日。主席，匹社永任副社长约瑟夫·史密格斯老爷。一致通过如下的决议。

“会议听取了匹社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老爷所提交的题为‘关于罕普斯德池的水源之臆测，并及于有关铁特尔拜学说之若干意见’的文件的宣读，会议觉得异常地满意，并且无比地赞同；为此，特向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老爷致以最热嗜的敬意。

“因为会议深知，这一著述——即是匹社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老爷在湛赛、海该特、布列克斯顿以及坎伯威尔各地之不懈的调查研究——自然而然地对科学大有贡献；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相信，如果延伸他旅行的足迹，从而扩大他的观察范围，把这位学者的学说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那是对于知识的提高和学术的传播，自然而然地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会议根据上述意见，认真地考虑了上面已经说过的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老爷的其他三位下面就要提到他们名字的匹克威克社社员所提出的一个提案，成立‘统一匹克威克派’的一个新的部门，定名为‘匹克威克社通讯部。’

“上述的提案得到会议的批准和赞同。

“因此，‘匹克威克社通讯部’正式成立；提名并指定匹社总主席



塞缪尔·匹克威克老爷、匹社社员屈来西·特普曼老爷、匹社社员奥古斯多斯·史拿格拉斯老爷、匹社社员那生聂尔·文克尔老爷四位为部员；并且要求他们，把关于他们的行程和考察，关于他们对人物和风俗的观察，以及关于他们的全部奇遇、连同有关地方景色或地方社团的一切故事和文件，确实地予以记载，做出书面材料，随时向伦敦的匹克威克社汇报。

“会议诚意确认的原则是，‘通讯部’的人员各自支付自己的旅费；在这一条件之下，不反对该部人员随意延长旅行时间以从事考察。

“此外，并应通知该通讯部人员，他们提出的自行偿付信件邮费和包裹运费的提议，会议已考虑。会议认为这种提议不失为胸怀伟大的人所提出，因此，会议宣布完全同意。”

会议秘书还加上了使我们受益匪浅的如下记述——在上列决议宣读的时候，那个秃顶和那副聚精会神地对着他（即秘书）的脸的圆眼镜，在一个偶然的旁观者看来，也许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吧。然而对于知道匹克威克的伟大的头脑正在那额头下面活动、匹克威克的亮闪闪的眼睛正在那眼镜后面闪光的人们，这情景确是大有兴味的。穷究了不凡的罕普斯德池的水源、以及由于他的铁特尔拜学说而轰动了科学界的这位人物，冷静而无动于衷地坐在那里，像冰冻的冬天里罕普斯德的一池深水，也像伏在一只土钵的最深处的一条孤独的铁特尔拜。当他的信徒们同声高呼“匹克威克”，因而使这位著名的人物大为兴奋，于是慢慢地爬上他所坐的宫椅，对他自己所创办的团体发表演说的时候，这情景又是何等的兴趣盎然哪。这种动人的场面给一个艺术家提供了何等有意义的研究对象呵！滔滔不绝的匹克威克，一只手文雅地背着，藏在上衣的燕尾里，一只手在空中挥舞，辅助他的雄辩：因为升高了地位而显露出来的紧身裤和皮绑腿，假使是穿在一个平常人的身上，人家也许不会去注意的；但是穿在匹克威克身上，那就引起——如果不妨这样说的话——一种不由自主的敬畏了。簇拥在他周围的，是自告奋勇要分担他的旅行的艰苦的人们，也就是注定要分享他的发现的光荣的人们。他的右手坐着屈来西·特普曼先生，这



位过于多情的特普曼，除上了年纪的人的智慧和经验之外，还有一个男孩子对于那种最有趣味也最可以原谅的人情之常的弱点——恋爱——的热情和劲头。时间和食物已经把这副曾经很风流潇洒的身材放大了；丝质的黑背心，越来越扩展；它下面拖着的金表链一时一时地退出了特普曼的视野；广阔的下巴逐渐侵占了白领带的边缘，但是特普曼的灵魂却没有改变——崇拜女性仍然是他的灵魂的支配力量。在伟大的领袖的左手坐着富于诗意的史拿格拉斯，他的身旁是好运动的文克尔，前者富于诗意地裹在一件神秘的狗皮领的蓝色斗篷里，后者让一件新的绿色猎装、格子领巾和紧紧裹在腿上的褐色短裤生色不少。

匹克威克先生在这会议上的演说，还有当场发生的辩论，都记录在该社的会议录上。两者都和其他有名团体的会议情形极其酷肖；我们且把那些记录抄在这里，因为在伟人们的言行记述中寻求共同点，总是很有趣味的。

“匹克威克先生认为（秘书说），荣誉是人人心中宝贵的。诗名是他的朋友史拿格拉斯所重；征服异性的荣誉，对于他的朋友特普曼，也是同等地可贵，而他的朋友文克尔胸中最高的欲望，是在田野、空中和水中的游艺方面获得声名；他（匹克威克先生）呢，不必否认他是受着人类的情欲和人类的感情的影响的，（采声）——还可能是受着人类的弱点的影响——（高呼‘不’）；但是他要说，假使他的胸中居然有自高自大的火苗燃烧起来，那末另一种首先要为人类谋福利的欲望，一定有效地把它扑灭掉。人类的赞美是他的‘韵律’，博爱是他的保险公司。（剧烈的采声）他觉得有点儿骄傲——他坦然承认这一点；让他的仇敌们尽量去说吧——他觉得有点儿骄傲，那是在他把铁特尔拜学说公之于世的时候；这学说也许会闻名，也许不会闻名。（一声‘闻名了’的呼声和热烈的喝采）他不妨接受刚才听到的这位可敬的匹克威克派的话——是闻名了，但是即使这篇论文的名气普及到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吧，而作为作者的他将要感到的骄傲，假使比起现在、他一生最骄傲的顷刻、他对周围看着的时候所感到的骄傲来，还是算不了什么的。（采声）他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人罢了。



(不，不。)然而他还是不得不感觉到他们已经选择了他来负担一件极其光荣、也有点儿危险的工作。旅行是很麻烦的，而马车夫们的头脑是不冷静的。请大家出去看看，仔细看一下周围在演出的话剧吧。公共马车到处有翻车的事，马脱缰，船翻身，汽锅爆炸。(采声——一声‘不是’。)不是吗？(采声)倒要请那位大呼‘不是’的可敬的匹克威克派走上前来说一说‘不是’的道理，假使他说得出。(采声)说‘不是’的是谁？(热烈的采声)是不是什么无聊的落魄的人——他不说是负贩之流(高声喝采)——这种人，因为妒忌他(匹克威克先生)的研究所获得的——也许是非份得来的——赞关，并且因为自己的可怜相的敌对企图受到成堆的斥责而伤心，所以出于这种卑劣的和诽谤的——

“布辣顿先生(阿尔德该特地方的)起立发言。这位可敬的匹克威克派所说的是不是指他？(‘秩序’，‘主席’，‘是的’，‘不是’，‘说下去’，‘不要说’，等等的叫唤。)

“匹克威克先生是会不会被吵嚷堵住嘴巴的。他是指的那位可敬的绅士。(大激动。)

“布辣顿先生说他用最大的轻蔑斥退这位可敬的绅士的不正当的和不合理的责难。(大喝采)这可敬的绅士是个骗子。(极大的骚乱以及大声叫唤‘主席’和‘秩序’。)

“奥·史拿格拉斯先生起立发言。他大声质问主席。(‘听呀’。)他要请问，难道应该允许本社的两位社员之间这种坍台的争执像这样继续下去吗？(‘听呀’，‘听呀’。)

“主席深信这位可敬的匹克威克派会取消他刚才所使用的那种字眼。

“布辣顿先生虽然对主席怀着一切可能的尊意，却深信他不能取消。

“主席感到他的断然的责任是质问这位敬爱的绅士，他使用刚才那个脱口而出的字眼，是否按照一般的意味使用的。

“布辣顿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是一般的意味——他是按照匹克威克派的意味用这个字眼的。(‘听呀’，‘听呀’。)他理应承认，



就个人而言，他对那位可敬的绅士是抱着最高的尊敬和推崇的；他仅是从匹克威克派的观点，认为他是一个骗子。（‘听呀’，‘听呀’。）

“匹克威克先生觉得很满意他的可敬的朋友的这个公正、坦白而充分的解释。他要求立刻谅解他，他自己所说的意义，也只是希望得到一种匹克威克派的解释而已。（采声。）”

记录到此为止了，而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场争执既然已经达到这种极其令人满意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地步，当然也是到此为止的。关于读者就要看到的下一章，其中所记录的事实虽然不是从正式的记录材料摘引的，却是从书信和其他权威的手稿里小心搜集起来的，这些材料非常真实可靠，所以不妨把文章整理成为连贯的形式。



第二章

第一天的行程，第一晚的遭际；及其结果

太阳，这个一切工作的守时的仆人，刚刚升起，开始照亮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五月十三日的早晨，这时候塞缪尔·匹克威克先生像另一个太阳似的从他的睡眠中醒来，推开卧室的窗户，俯瞰外面的世界。他的脚下是高斯维尔街，他的右手是高斯维尔街，他的左手、眼界所及之处也是高斯维尔街；而对面呢，也就是高斯维尔街的对街。“这，”匹克威克先生想，“这就是那些哲学家的狭窄的眼界，他们满足于考察放在他们眼前的东西，却不看藏在视线之外的真理。我呢，本来也会满足于永远凝视着高斯维尔街的，甚至都不想努力把力深入那些环绕在四周的村庄。”匹克威克先生发了这一通美妙的感想之后，开始把自己的身子塞进衣服，又把衣服塞进旅行皮箱。伟人们是很少对于服饰过于拘泥的，刮脸、打扮、喝咖啡，很快就完成了。隔了一个钟头，匹克威克先生手里提着皮箱，大衣口袋里放着望远镜，背心口袋里放着准备记下任何值得一记的发现的笔记簿，走到了圣玛丁广场上的马车停车场。

“马车！”匹克威克先生说。

“你来啦，先生，”一个模样很特别的人叫他，这人穿着麻袋布的上衣和同样料子的围裙，颈子上挂着一个有号码的铜牌子，像是被编了目录收藏着的珍奇之物。这是一个饮马的人。“你来啦，先生。哪，就是第一辆车子！”这第一辆车子从他抽过第一袋烟的酒店里叫来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和皮厢就进了车箱。

“到金十字，”匹克威克先生说。

“只是一宝的生意经，汤密，”——马车开动的时候，车夫不高兴地叫着，告诉他的朋友饮马人。



“这马有几岁口了，我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问，用预备付车钱的一片令银币在鼻子上擦着。

“四十二岁，”车夫回答，斜着眼看看他。

“什么！”匹克威克先生脱口而出地喊了一声，伸手去摸笔记簿。车夫把话重新说了一遍，匹克威克先生紧盯着那人的脸看看，但是他的脸绷得紧紧的，纹丝不动，所以他把那句话记上了簿子。

“你这马每次要要在外面拉多长时间才回去休息？”匹克威克先生问，探求更多的材料。

“两三个星期，”那人回答。

“星期！”匹克威克先生吃惊地说——笔记簿又拿出来了。

“它回家的话，就是住在喷吞维尔，”车夫冷冷地说，“但是我们很少把它牵回家，因为它很衰弱。”

“因为它衰弱，”大惑不解的匹克威克先生重复他的话说。

“把它从车杠里卸出来的时候，它总是要跌倒在地上，”车夫继续说，“但是套在车子上面的时候，我们把它扣得牢牢的，拉得紧紧的，它就不大跌得下去了。而且我们有两只很大很大的轮子，只要它一动，轮子在它后头滚，它就只好向前跑，——不得不跑嘛。”

匹克威克先生把这话的每一个字都记进了笔记簿，打算把它报告给社里，作为一个卓绝的实例，证明马在困难的境遇之中生命力顽强。记录刚刚完成，他们就已经到了金十字。车夫跳了下来，匹克威克先生钻了出来。已经在焦急地等候着他们的伟大领袖来临的特普曼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拥上来欢迎他。

“车钱拿去吧，”匹克威克先生说，把那枚先令递给车夫。

这位饱学之士是多么惊讶呀，因为那莫名其妙的家伙竟把钱丢在人行道上，并且用隐喻的字眼说要和他（匹克威克先生）较量较量，谁赢了钱它就归谁。

“你发疯了，”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要么是喝醉了，”文克尔先生说。

“或许两者兼有，”特普曼先生说。

“来吧，”马车夫说，摩拳擦掌的，像一架钟的机器。“来



吧，——你们四个一道来。”

“有好看的了！”半打的街车车夫喊。“动手呀，山姆，”——他们兴高采烈地围拢来。

“什么事呀，山姆？”一位穿了黑色印花布袖套的绅士问。

“什么事！”车夫回答说。“他要我的号头干什么？”

“我没有要你的号头，”吃惊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那你记下来干嘛？”车夫问。

“我没有记呀，”匹克威克先生愤愤地说。

“谁信得过呢，”马车夫继续说，对看热闹的群众解释着，——“谁信得过呢？他明明是个告密的，坐上人家的车子，不但记了号头，而且还把他说的话一句一句都记下来，”（匹克威克先生脸上闪出傲意？——那是笔记簿的原故呵。）

“他到底记了没有？”另外一个马车夫问。

“他记了，”第一个车夫回答，——“而且故意激得我要打他的时候，他就找了这三个人来做见证。但是我要叫他吃一顿生活，哪怕有六个月我坐的。来吧，”车夫用一种一点也不顾惜自己的私有财产的样子把帽子向地上一摔，于是打掉了匹克威克先生的眼镜，紧接着又是一拳打在匹克威克先生的鼻子上，另一拳打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胸口，第三拳打在史拿格拉斯先生的眼睛上，第四拳来了一个变化，打在特普曼先生的腰里，随后跳进马路，接着又回到人行道上，最后把文克尔先生身上所有的暂存的一点胆量打得烟消火灭；而全部的经过只是几秒钟的工夫。

“警官在哪里？”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把他们放在水龙头下面冲冲，”一个卖热馅饼的人提议说。

“你们要受到惩罚的，”匹克威克先生喘咻咻地说。

“都是些告密的，”群众喊。

“来吧，”那车夫叫，他是一直在不住地磨拳擦掌。

到这时为止，群众是消极的旁观者，但是匹克威克派是些告密人的消息在他们中间传开之后，他们开始非常活跃地讨论把那热心的卖饼人的提议加以实行是否妥当了；要不是一个新来的人从中调停，使



这场骚扰出乎意外地告一结束的话，他们会做出什么侵犯人身的行动，那可就难说了。

“什么花头？”一个高高瘦瘦的、穿一件绿色上衣的青年人说，他从停车场那里突然走了出来。

“一些告密的！”群众又喊。

“我们不是，”匹克威克先生吼叫说，那种声调在任何心平气和的人听来都是具有说服力的。

“到底是不是——到底？”青年人对匹克威克先生说，一面毫无顾忌地用肘推开那些挤在那里的人的脸孔夺路前进。

那位学者匆匆用几句话说明了事情的真相。

“那么跟我来，”穿绿色上衣的那人说，用力拖着匹克威克先生跟在他后面，一路不停地走下去。“喂，九百二十四号，把车钱拿去，走你的道儿——可尊敬的老爷——我很熟悉——别胡说啦——这儿走，先生——你的朋友们哪？——完全是误会，我知道，——不用在意——意外是难免的——秩序最好的家庭——不用丧气——倒运呗——拉起他来——劝他想透彻些——够味儿的——该死的流氓们。”这位陌生人就这样滔滔不绝地而且很流利地讲着这种断断续续的不成句法的话，在前面领路走到旅客候车室，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信徒们紧跟在他背后。

“喂，堂倌！”陌生人一面狠狠地打铃，一面叫唤，“每人一杯——犀水白兰地，要烫，要浓，要甜，要满，——先生，你伤了眼？堂倌，拿生牛排给这位老爷治眼——生牛排医皮肉伤再好没有啦；冰冷的路灯杆儿很好，可是不方便——成半个钟点地站在大街上，眼贴着路灯杆儿，这怪别扭的——嘛——妙啊——哈！哈！”紧接着这些之后，他连喘一口气的停顿也不要，就一口吞下了整整半品脱热气腾腾的犀水白兰地，于是一屁股坐到一张椅子上靠着，那种轻松惬意的样子，就像什么不平常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匹克威克先生在他的三位同伴忙着向新相识的朋友表示谢意的时候，趁和观察了一下他的服装和外貌。

他近于中等身材，但是由于身削腿长体瘦，使他显得高了许多。